

中庸大義

史記孔子世家曰：子思作中庸。

七閩陳登瀛澗野

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朱注云：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。

天命之謂性。命猶賦也。天所賦於人者謂之性。此自然之性也。本來之性也。率性之謂

道。朱子曰：率循也。道猶路也。人循自然之性而行中和之路。乃所謂道也。天地之性。人

為貴。貴其善也。若為性惡。則不得言率性之謂道也。案老莊之所謂道。自然之道也。虛

無之道也。先天地而生。後天地而存。高不可極。深不可測。孔孟之所謂道。曰仁與義。易說

卦傳曰：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此老莊之所謂德也。儒家道家區別在此。韓子未達斯旨。原道所言無

取焉耳。子貢曰：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然則孔子所言之道。乃人道耳。非

天道也。故曰：修道之謂教。若為天道。則不得言修。朱注云：修。品節之也。二十章曰：誠者。天之道也。

誠之者。人之道也。故中庸所謂君子之道。聖人之道。天下之道。皆言人道也。惟至誠之道。天地之道。乃言天道耳。莊子天地篇言天道。而天下篇言人道。是其證矣。天道之與人道。相去遠矣。不可不審也。

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不可。禁止之辭。離。讀去聲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見音現。莫顯乎微。見亦顯也。互文耳。猶言莫顯乎隱。莫明乎微也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道者。不可俄頃而離也。離道則心無主。心無主則意不誠。意不誠則事皆虛偽。故君子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二句。疏明不可須臾離之意。莫見乎隱二句。疏明所以戒慎恐懼之意。君子不睹不聞之時。閒居幽獨之中。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如此其嚴。故必慎其獨也。大學中庸二書皆言誠也。案周子通書亦言誠。故以慎獨之功為至要耳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中。中節之。中去聲。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

下之達道也。

程子曰：大本言其體，達道言其用。

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

朱注云：致，推而極之也。案位，猶立也。定也。育，謂暢遂也。

朱子云：喜怒哀樂情也。其未發則性也。無所偏倚，故謂之中。發皆中節，情之正也。無所

乖戾，故謂之和。陳北溪曰：中者天下之大本，只是渾淪在此。萬般道理，都從這裏出。便

爲大本。和者天下之達道，只是這裏動出。萬般應接，無少乖戾，而無所不通，是爲達道。

見北溪字義。

推極中和之功，天地賴以立，萬物遂其生，則庶乎其無憾矣。

朱子云：右第一章。案中庸三十三章，皆言誠也。此章可分三節。天命謂性節，第一句言

性善也。第二句言成己也。第三句言成物也。成己成物，不外乎誠道也者。節言慎獨之

功，慎獨所以致誠也。喜怒哀樂節，先明性善，次言成己，所以成物也。與首節相應。朱子

謂中庸文法特爲縝密是也。

仲尼曰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反中庸也。

王庸本有反字，當從

之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子思引孔子之言。而又疏明之曰。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時中即未嘗須臾離之意。小人之反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無忌憚即小人閒居為不善。無所不至也。蓋君子慎獨。小人自欺爾。自欺與慎獨相反。

朱子云。右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論中庸。以釋首章之義。文雖不屬。意實相承也。變和言庸者。游氏曰。以性情言之。則曰中和。以德行言之。則曰中庸。是也。案廣雅廣韻竝云。庸和也。則中庸即中和耳。

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案鮮能二字連文。論語雅也。篇無能字。當誤脫也。第四章鮮能知味也。亦其證矣。鮮竝上聲。

過猶不及也。故中庸之為德。其至矣乎。至謂至也。則中庸似易而實難。故民鮮能久矣。先鄉賢公曰。中庸兩字。是道理恰好處。最為難事。見論語話解卷三。

朱子云。右第三章。案此章承上起下。而以咏歎出之。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知讀若智。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